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八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九

都邑

登城賦

魏文帝

孟春之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舒駕言東道陟
彼城樓逍遙遠望乃欣以娛平原博敞中田闢除嘉麥
被隴緣路帶衢流莖散葉列倚相扶水幡幡其長流魚
裔裔而東馳風飄颻而既臻日晡暖而西移望舊館而

言旋永優游而無為

登長城賦

唐

徐彥伯

班孟堅輟編史閣掌記戎幕坐燕阜之陽覽秦城之作
喟然而歎曰傅翼下鞬視人則媮鯨吞我寶鼎蠶食我
諸侯鞭撻我上國動搖我中州所以二世而隕職此之
由乎當其席卷之初攻必勝戰必克因利乘便追亡逐
北自以為功勤三王威懾萬國重鈇鎖干戈於仁義輕
詩書禮樂於殘賊然後馳海若以為梁斷楊紆以為藪

犀象有形而採掇珠玉無脛而奔走朝則貪墨比肩野
則庶人鉗口負關河千里之壯言帝王一家之有神告
錄圖亡秦者胡實惜蕭牆之嬖濫行高闕之誅鑿臨洮
之西徼穿負海之東隅猛將虎視焉存綱紀謫戎勃興
鈎繩亂起連連塢壁岌岌亭壘飛芻而輓粟者十有二
年塹山而堙谷者三千餘里黔首之死亡無日白骨之
悲哀不已猶欲張伯翳之絕肩馳撐犁之驕子曾不知
失全者易傾逆用者無成陳涉以間左奔亡之師項梁

以全吳趨悍之兵夢駭徵其敗德斬蛇驗其鴻名板築
未艾君臣顛沛六郡沙漠五原旌旆運歷金火地分中
外因虐主之淫愎成後王之要害則知作之者勞而居
之者泰歲次單闕我行窮髮眇默雞田幽陰馬窟土色
紫而關迴川氣黃而塞沒調噪鼓於海風咽愁茄於隴
月試危坐以側聽孰不消魂而斷骨哉况復日入青波
堅冰峩峩危蓬隕蒂森木靜柯羣峰雪滿聯峴霜多龍
北卧而銜燭雁南飛以渡河載馳載驟彼亭之候唯見

玄洲無春陰壑罷晝鷲隼爭擊哀猱直透饑鹿夜吃乳
虎晨鬪螫熊舐掌寒龜縮殼悲壯圖之天遏憫勞生之
艱邁昔者韓信猜叛李陵拘執望極燕臺山橫馬邑戰
雲愁聚衝颺晦急莫不陵地脈以扣心望天街以隕泣
亦有王昭直送蔡琰未還路盡南國亭臨北蠻貯漢月
於衣袖裛胡霜於髻髮雖寵盈氊幄而魂斷蕭關至若
趙王遷逐馬融幽放去家離土踰沙歷障夢蠨蛸之戶
側坐蠨蛸之塞上桃李夕今有所思綺羅春今遙相望

登毀垣以擗標坐頽隅以惆悵是以衛青開幕張遼闢
土校尉嫖姚將軍捕虜薤垣鋪障鉏亭伐鼓斬元於鐵
防之門流血於金河之浦張虎牙以泄憤蚪蝟鬚以蓄
怒及夫中郎殉節博望踰邊取劔仆地尋河際天幽海
上而萬里竄胡中而幾年銀車洊出玉節仍旋南向國
以樂只北違沙以莞然嗚呼長城之設載逾九百古往
今來巋然陳迹窮海戰士孤亭戍客登峻墉陟窮石嗟
故里而不見感殊方以隕魄者亦何可勝道哉嗟我羈

淪南庭苦辛心懷壯士永慕忠臣經百戰之戎俗對三
邊之鬼鄰徐樂則燕北書生開偉詞而諭漢賈誼則洛
陽才子飛雄論以過秦歲崢嶸而將暮實慷慨於窮塵

元父賦

有序

晉阮籍

吾嘗遊元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記之言不足樂
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地先代之幽墟者也故其城郭卑小
局促危隘不遐其土田則汙除漸淤泥溼槃洿方池邊

屬兮容水滂沱穢菜惟產兮不食實多地下沉陰兮受
氣匪和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頑嚚禱杌下
愚難化其區域壅絕斷塞分迫旋淵終始同貫本末相
牽疇昔迄今曠世歷年鉅野瀦其後窮濟盡其前眵澮
不暢垢濁實臻不肖羣聚屋空無賢故其民放散淆亂
藪竄澤居比跡麋鹿齊志豪軀是以其原壤不辟樹藝
希疏莧葦彌皋蚊蟲嗜膚也於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左
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崢嶸美類不處熊虎是生故人民

被害嚼齧禽性獸情爾之近阻則鳴鳩廕其前曲城發
其後鳩臬羣翔狐狸萬口故其人民狼風豺氣蟄電無
厚南望春申東瞻孟嘗界薛邑境邊山陽逆旅行舍
姦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封捷徑燕趙逃遁逍遙故
其人民側匿頗僻隱蔽不公懷私抱詐夾慝是從禮義
不設淳化匪同先哲遺言有昭有聾如何君子棲遲斯
邦

蕪城賦

宋

鮑昭

瀾池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施以漕渠軸
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
車挂轄人駕肩屢閉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鎡利銅
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刻
濬洫圖脩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
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岬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
禦衝糊頰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
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冒塗

壇羅虺壑階鬪磨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
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鴟赫雛伏疏藏虎乳血餐膚崩榛
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菽菽風
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
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
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
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
薰歇燼滅光沉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

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
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
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
代共盡兮何言

吳城賦

梁 吳 均

古樹荒烟幾千百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
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壙縈具區之廣澤帶姑蘇之遠山
僕本蓄怨千悲億恨况復荆棘蕭森叢蘿彌蔓亭梧百

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荷
夏槿惟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
海乃復有此吳城

建安城門峽賦

梁
蕭子範

原夫城門之所都迺設險於閩區艱難過於身勢襟要
甚於飛狐長湍一流而沸涌層山兩判而盤紆對巘雙
分干霄帶雲怪石隨波而隱見枯槎橫出而不羣顧瞻
左右重巒接阜其間如礪其絕如斗千乘馳輪匹夫可

守寵崧呀呷蹙浪揚華鴈門飲羽西施浣紗瓌詭豐隆
質狀不同班黃糝采玄紫潛通水奔湍其如電聲疾烈
其如風樹低柯而翠鬱潭隱日而青空

雲中古城賦

唐 呂令問

正北曰并有唐作京密近戎狄張皇甲兵尹也總居守
之任將也當節制之名故卒乘輯睦而王都肅清於是
斷武誼按亭燧電轉前旌風飄橫吹楊葉箭的蓮花劍
騎下代郡而出鴈門抵平城而入胡地挾纊稱暖投醪

必醉則知撫之者誠難用之者不易是時陰閉羣山寒
彫衆木川平塞迴冰飲霜宿慷慨乎大荒倘佯乎遊目
區脫潛遁屠者懾逐訴古城之謂何傳魏家之所築伊
昔晉京板蕩海縣沸騰不有所命將何以興王師赫怒
爰整其旅霧集雲屯龍驤鳳舉棄萬里之沙漠傍五原
之風土肇為此都寔惟太祖夫其規典章辨封疆池桑
乾之水苑秦城之牆百堵齊矗九衢相望歌臺舞榭月
殿雲堂開儒士於壁沼貯美人於玉房翕習沸渭熒熒

煌煌取威定霸於是乎在施令作法罔或不臧武破六
州之內文宅三川之陽何其壯也既而年代倏忽市朝
遷徙干戈鞞鼓之雄綺羅絲竹之美孰不烟散雨絕沙
埋灰委樹名歡而詎存烏稱樂而俱死危堞既覆高墉
復夷寥落殘徑依稀舊墀榛棘蔓而未合苔蘚紛乎相
滋伏熊鬪贖騰鷹聚麋常鳴悍驚乍嘯愁鷓不可勝紀
但令人悲胡風起兮馬嘶急漢月生兮鴈飛入可憐久
戍人懷歸空佇立有客志遠才雄秉義由衷負詩書禮

樂之用蘊蕭曹魏邴之風虜庭高枕河源鑿空霜犯鬢
而先白塵染顏而少紅三為都護五掌元戎益封而廣
國事利而業崇獨見凌雲而作賦誰言坐樹而論功者
哉

雲中古城賦

唐張嵩

開元十有四年冬孟月張子出玉塞秉金鉞撫循邊心
窺按窮髮走汗漫之廣漠陟崢嶸之高闕徒觀其風馬
哀鳴霜鴻苦聲塵昏白日雲繞丹旌虜障萬里戍沙四

平乘蒙恬之古築得拓跋之遺城伊昔晉人失政亡彼
金鏡海水朝飛欃槍夕映鵝呈而二京繼覆馬渡而五
胡交盛慨逐鹿而爭雄空瞻烏而莫定於是魏祖發大
號鼓洪爐天授宏略神輸秘圖北清獯獫南振荆吳繇
是一太陰以建極則廣莫而論都遂徵板榦庀徒卒鏟
嶠嶢剖岨岫因方山以列榭按長城以為窟既雲和而
星繁亦丘連而岳突月觀霞閣左社右鄽玄沼泓泐湧
其後白樓巖嶼興其前開士子之詞館列先王之藉田

靈臺山立壁水池圓雙闕萬仞九衢四達羽旄林森堂
殿膠葛當其士馬精彊都畿浩穰始摧燕而滅夏終服
宋而平梁故能出入百祀聯延七主擊魯衛之諸侯廓
秦齊之土宇禮興樂盛修文輝武講六代之憲章布三
陽之風雨亦云已矣哉俄而高祖受命崇儒重才南巡
主鼎之邑北去軒轅之臺鵬搏海運鳳舉天迴嗤紇真
之鳥死憶新野之花開自朝河洛地空沙漠代祀推移
風雲蕭索温室樹古瀛洲水涸城未哭而先崩梁無歌

而自落魏家美人聞姓元新聲巧妙今古傳昔日流音
遍華夏可憐埋骨委山樊城闕摧殘猶可惜荒郊處處
生荆棘寒飈動地胡馬嘶若箇征夫不沾臆人生榮耀
當及時白髮須臾亂如絲君不見魏都行樂處只今空
有野風吹乃載歌曰雲中古城鬱嵯峨塞上行吟麥秀
歌感時傷古今如此報主懷恩奈老何

北斗城賦

以池塘生
春草為韻

唐

崔損

昔炎漢之開國宅咸秦而設規闡都邑之壯麗紛制作

而多儀像蓬島以疏岳擬天河而鑿池館倚南山掇雲霞而上出城侷北斗仰星漢而曾披何爽鳩之代謝驗驪駟之運虧是以作之者不處居之者不為祚我神唐丹青焜煌峻址雲矗層譙錦章纂頽壤以疊形凝皓粉以飛光門結黃金之石檐施白壁之璫堞盤紆於曲檻池徑復於圓塘城勢逶迤若台岑之隱映樓形宛轉似崑崙之相望接千門之宮闕通八達之康莊既而鸞駕西巡嚴扃啓晨羽衛咸集聲明克陳登睥睨以清夜聽

畢逋而候春儼雄戟以耀武振鷓行而拱辰夕沉烟雲
之色曉流車馬之塵引祥昭之爛漫吐佳氣而輪困於
是歲發青道池隍煦早堞霧縈林岸風柔草暖懸竇以
彌藹飾崇隅之增好映春水之澄澄納朝陽之杲杲惟
壯勢之崢嶸達洪規而鎮京望浮雲之黑水對翔鳳之
丹楹配宗子之永固等皇家之不傾俯賓庭而贊義終
自惡其輕生

新築峨和城賦

以遠夷歸化邊
候肅清為韻

唐

陳 諷

元侯以制敵之雄略期方隅之永清得奔衝之故地創
備守之新城四合分形見岡巒之表裏百堵定制變勝
負之虛盈倅雲屯而霞起忽虎踞而龍行倚蒼壁以中
絕粘頰壤而外明將伐謀伐力制敵投兵馭亭障於振
策摧氐羗於矯衡是知地利攸歸兵家大福我有巨防
師無遺鏃神謀洞啓而機張天險載興而板築於以巒
披岡削嶺門崖谷雉堞霜皜麗譙雲矗連山上捧鬪士
以之增威峭壁初嚴戎王於焉慟哭矧夫勢雄形固師

嚴令肅數萬落於屈指睇連營於寸目何暫費於經營
永無虞於敗覆故能功圖設內智出謀先高厚不愆乎
上命規模必合於中權俾夫登陴荷戟憑墉控弦虜魄
暗褫漢烽不然仰峻隅而已債望懸門而不前懼摧鋒
於百勝敢踏伏於三邊者哉是知竒功不作俾殊俗而
向化善守以威即死士而知歸不然者戎輕無常獸困
猶鬪安能使犬羊埽跡烽柝寢候仰新壘以投戈覆故
巢而罷寇是知威服德綏不獨遠夷彼或不警我則成

城以耀武彼能懷惠我則蹈道以貞師庶肩鐻而惟永
顧咽喉而在茲彼周城朔方漢得赤坂無制勝之明術
徒疲人以勤遠豈比夫修武備清文苑將鳳沼以酬勳
佇靈臺之伯偃

華山為城賦

以因形設險坤
德所為為韻

唐

闕名

地控強秦路惟分陝有太華之作固若崇墉之生險絕
壑中抱重巒外掩倚雲漢而匝野屏開跨金方而當空
黛染千尋壁立萬雉雲屯龍盤日月虎視乾坤大河自

北而東呀為濬洫窮谷從中而斷豁若重門誠百二之
先宅見九五之天尊偉夫襟帶皇都咽喉上國磅礴乎
峻函之外隱軫乎豐鎬之側所以羅羣象吞八極展萬
祀而成在衆心冠三秦而位居一德况乎天地初霽雲
霞四披紅塵滅影碧落標竒宿霧市之氣尚凝烟闕聳
蓮峰之色不讓文雘顧萬夫之莫向信六國而奚為岌
岌神才言言天設連岸抱九州之路壯氣折諸侯之節
蕭蕭歸馬想飲窟之初還隱隱輕雷訝鳴鼓之不歇天

包地束鳥過雲輕萬仞垂峭千峰入冥髣髴虹蜺盡識
旌旗之色依稀星月皆分弧矢之形疑其發跡混茫孕
茲重阻假巨靈拔山之力衛王者登龍之所不然安得
不費一錢不勤一旅削成而千里共峻作鎮而一人可
禦是宜堯為君而舜為臣道為主而德為鄰與天地之
人共守使海內之士咸賓夫如是則東夷之與北狄雖
欲窺而何因

昆陽城賦

宋

蘇軾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
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
方偃樓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
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
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
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
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
死於溝壑者不知其幾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

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
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
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
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新城賦

有序

宋周紫芝

建炎元年五月朔今天子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即寶位
於南都尚書右丞呂公奉隆佑皇后旨持國璽歸行在
所上嘉其忠拜公以丞轄之命三年秋八月公移病得

請為宣城守時朝廷方專任老成惠安黎庶而宣於江
左為要郡飭有司賜中都錢五萬緡俾繕築故壘悉起
而新之公至鎮三月既因舊址分命其僚鳩工飭材以
振頽靡曾不淹歲告成於朝雉堞樓櫓聳然環峙長河
深塹縈帶乎四維民賴以安焉紫芝實與此邦之士均
被惠澤以保厥攸居不能自默乃為之賦以獻辭曰

皇受命之無疆兮撫列聖之重熙植本支以為城兮守
中國於四夷成威彊於道德兮柔遠人而懷來雖外戶

其弗閉兮詎正晝而穴坏陵詭坦其寢弛兮悵孤墉之
日隕慨謀臣之鑿空兮結竒禍於邊陲盜蜂起於中夏
兮焜樵蘇之沸糜纂嗣聖之不圖兮倏虎嘯而龍飛登
故老於海濱兮勤懇惻於疇咨眷大江之橫鶩兮紀南
國而東維瞻霓旌而望幸兮阻石頭之險巖倚茲土以
為輔兮實警蹕之是毗爰屬公以往城兮即舊址以增
治奉天語之丁寧兮旋縮版以暨茨驚萬杵之雷動兮
屹百雉其屢屨初浮纍以陜陜兮趣伐磬而既疲聳丹

樓之如霞兮麗朝日於罍罍繫二水其如帶兮湛汪灣
而渺瀰具蘭石而布渠兮亦虎落之旁施役不再藉兮
耕不解縻民不告病兮負鍤以遨嬉忽寇賊之凌暴兮
蔽橫江之旌旗剽旁邑而不入兮無匹馬之敢馳豈精
神之下格兮匪木石其奚疑追回天之讜議兮信大厦
之復支歛余波以小溢兮在此一方之羣黎公時與賓
客而周覽兮淚雨下而交頤念北狩之既遠兮渺泛駕
其何之客起舞而壽公兮願效節於守陴公亦友松喬

而不得兮反雲旆乎霄涯屏四方其安堵兮豈陋壤之
足為儼余冠以從公兮聊望遠而徘徊

吳子城賦

有序

明

王

鏊

予每過吳故墟未嘗不慨想其盛而悼其衰也故為之
賦

秦伯遺墟干將故里臺閣翬飛冠蓋鱗次喟彼荒郊羗
何為乎城之裏但見愁烟鬱而四積悲風慘而時起頽
墉突阜剝水殘壕野雉朝雓鷓鷯夜號沉矛折戟墮珥

遺翹漸漸惟麥之秀離離彼稷之苗父老告子曰此吳王之遺宮也方吳盛時志大功高入楚柏舉敗越夫椒城規方於八卦門僭擬於三朝跨長洲之茂苑館苧蘿之豔妖帶以錦帆之涇壓以金母之橋爰有涼臺溫室鏤楣繡栴風亭月榭硬壁椒塗飾以瓊琳琅玕間以木難珊瑚鳴珮鳧遙高冠鵠趨自謂百世君之豈意至於是邪吳祿既更歷代崇飾春申夏桃秦王刻石危亭岌夷雕欄紆直齊雲之樓凝香之室木蘭之堂交映翕赫

疊石則截業嶠嶢鑿沼則淵潏澄碧蘭芷羅生乎其間
竹松駢列於其側羅綺爭春而妖冶歌鐘入夜而嘈雜
常白耽於吟翫皮陸侈於酬答迨宋及元更為治所雙
蓮四照池光春雨歲時觀游麗無踰者而何至於是邪
蓋自元政隳羣雄驚白駒齧首乘間竊據挾嘉湖杭以
自雄擢黃葉蔡而為輔盛稷下之文儒忽太湖之飛渡
煬戀迷樓卓矜郟鵠倏天兵四面以重圍金城百雉而
莫固技殫九攻倉皇一炬歷代繁華可憐焦土遂使燕

巢再燬麋鹿重游竭南國之脂膏坐受其困激東溟之
波浪莫洗其羞且夫傾宮阿房非不麗也鉅橋瓊林非
不富也崦函鞏洛非不固也自古如斯曷之故也豈仁
義不脩燕安之可畏邪將氣運靡常盈虛之有數邪惟
是吳墟殷鑒斯在前既顛濟後仍荒殆登茲城以徘徊
寄千古之一慨

函谷關賦

晉
江統

登彼函谷爰覽丘陵地險逶迤山岡相承深壑累降脩

嶺重升登杳冥而幽曠上穹崑而高興帶以河洛重以
峻阻經畧封畿因固設險異服則呵竒言必檢消姦宄
於未芽殿衷偽於萌漸及文仲之斯廢乃建仁而受貶
聖王制典蓋以防淫萬里順軌疆場不侵撫四夷而守
境豈恃阻於高岑彼桀紂以顛墜非山河之不深顧晉
平之愛險獲女叔之忠箴鄙魏武之墜志嘉吳起之弘
心末代陵遲惡嬴氏之叛渙乃因茲而自增下陵上替
山冢萃崩覽孟嘗之獲免賴博愛而多寵惟七國之西

征仰斯阻而震恐豈隄險之難犯將羣帥之無勇咨漢
祖之絕關又見敗於勅項尹喜爰處觀妙研精李老西
祖五千餘聲張祿既入穰侯乃傾營陵之出稟築田生
衛鞅及商喪宗摧名終軍棄繻擁節飛榮覩浮偽於末
俗思立真乎大庭

函谷關賦

漢
李尤

惟皇漢之休烈兮包八極以據中混無外之蕩蕩兮惟
唐典之極崇萬國喜而洞洽兮何天衢以流通襟要約

之險固兮制關鍵以擒并其南則有蒼梧荔浦離水謝
沐涯浦零中以窮海陸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陘
貫越代朔以臨胡庭緣邊邪指陽會玉門凌測龍堆或
置於西則有隨龍武夷白水江零沔漢阻曲路由山泉
奮水遼濫沐落是經迺周覽以汎觀兮歷衆關以遊目
惟夸闊之宏麗兮羌莫盛於函谷施雕礪以作好建峻
敞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別翼翼巍巍之高宗命尉臣以執
鑰統羣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厲操戈鉞而普聰蕃鎮

造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惶惟函谷之初設險前有姬之
苗流嘉尹喜之望氣知真人之西遊爰物色以遮道為
著書而肯留自周轍之東遷秦虎眎乎中州文馳齊而
懼追譎雞鳴於狗偷睚背魏而西逝託衾衣以免搜大
漢承弊以建德革厥舊而運脩準令宜以就制因茲勢
以立基蓋可以詰非司邪括執喉咽季末荒戍墮關有
年天閔羣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適河文中興再受
二祖同勛永平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關下列九門會

萬國之玉帛來百蠻之貢琛冠蓋紛其雲合車馬動而
雷奔察言服以有譏捐繻傳而勿論於以廓襟度於神
聖法易簡於乾坤

函谷關賦

唐 閻伯璵

函谷天險弘農邦鎮南據二虢北荒三晉洞開一軌壁
立千仞逕薦雙合梯苔孤峻世濁先封道康後順遠秦
塞近峻陵幽泉脈脈斷峰稜稜增陴霧杳聚析烟凝高
卑異級坻嶠相承靡屆靡究不騫不崩寔隄防之樞轄

為造化之緘滕齊之以權衡危不可得約之以符璽信
而有徵昏主既廢聖人以興慎終於始欲罷不能觀夫
憧憧往來驂駐成霧據於石東西十里臨其深前後咫
步建瓴百二之國扼喉三七之路幅幘既長城小而固
峙元化之陰隲望彛倫之攸序於是敕用傳禁棄繻商
君本魏之公子柱史乃周之臣符知結草之可守故習
坎以無虞原夫阻河稱深因山為衛背宇宙之衝連阡
陌之勢萬方納款百工獻藝四旁磔攘諸侯之政典一

九成功陪臣之邪說直指天符變梯夷之末橫分地維
弛旂旒之贅聿脩綱紀以遏醜戾或懸門而不發殊勇
夫之重閉懷德維寧將鎮其細既皇漢之辟國寔局鐸
於新安固之胡易舍之則難復襟帶於故道徒頽壤而
未乾善孟子之禁暴惡臧孫之謬官存古訓以是式庶
斯文之不刊

潼關賦

唐張翊

維皇王之建國分中外於上京憑山河以作固闔夷狄

而騰聲誠曰咽喉吞八荒而則大是稱巖險控萬國以
來平周有掌貨之節禮無關門之征巨防宵扃倚洪波
而作鎮重扉擊柝連太華而為城創中代之新號變函
谷之舊名柱史老聃擁仙雲而西邁終軍童子建使節
而東行文仲不仁廢六關而興誚王元有說封一九而
永清若用備不虞取諸繫象作邦畿之襟帶杜奸宄之
來往長壩矗兮雲屯層樓赫而霞敞登臨者有知其地
雄踰越者無漏於天網亦有孟嘗奔走長宵未曙何白

馬之不談學雞鳴而乃去逢尉臣之一失或愚者之干慮至如楚漢爭雄沛公先入旗鼓照耀兵戈翕習南面則三傑齊驅東井則五星俱集實靈命之所應亦人謀而是及王道廓而已清帝業巍乎乃立窮四塞之艱阻成百王之都邑故知建功定霸期乎此關武侯矜於固險婁敬說乎河山視前烈之軌躅覽陳跡而躋攀既登高而能賦希駟馬而言還

武關賦

以海內無事重關不修為韻

唐

王 啓

路入商山中橫武關呀重門於固護屹峭壁以孱顏昔
在危時屯千夫而莫守今當聖日置一卒以常閒觀乎
地勢爭雄山形互對西連蜀漢之險北接崤函之塞鎖
百二都繇幾千載世亂則阨限區宇時清則通流外內
當其六國連謀關防日修則斯地也雲屯貔虎雪耀戈
矛張儀出以行詐懷王入而竟留縱下客之雞鳴將開
莫可任公孫之馬白欲度無由及乎塵起九州波搖四
海秦鹿失而襟帶難保漢龍興而山河遽改豈料禦衝

之所此日全平未知擊柝之徒當時安在所謂以兵而
備者莫之能守以道而居者莫得而踰千里之金城湯
池終為漢有二世之土崩魚爛自是秦無今則要害何
虞平隆已久雖設險以猶在顧戒嚴而則不蕭條古壘
豈臧文之廢來寂寞空扉似楊僕之移後蓋以文修武
偃國秦時雍濬四溟而作塹廓八極以為墉遂使鼙鼓
無喧一水之寒聲泱泱旌旗常卷千載之暮色重重嗟
乎昔為洪樞今成隙地信無外以斯見實善間之攸致

儒有經其所感其事乃曰今朝西去豈無隨老氏之人
他日東還誰是識終童之吏

割鴻溝賦

以割土開城去
存深跡為韻

唐侯圭

龍爭虎鬪兮萬象交奔鏃盡兵窮兮白日猶昏潛豹略
而久困割鴻溝而兩存臨屹屹之重關平分海嶽指遙
遙之一水畫斷乾坤秦之末世也鹿走中原人殃下土
天垂不定之氣代作分爭之主皆欲呵叱羣類鞭笞萬
宇或功侔擘嶽埽氛侵以將清或力並觸山缺穹昊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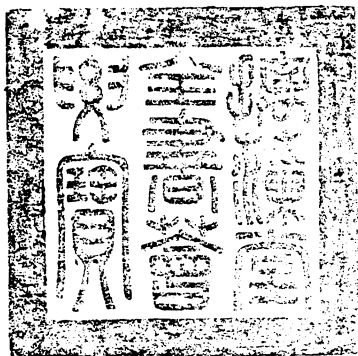
未補爭馳羽檄欲定雲雷共假長山之隔闊請如橫漢
以昭回劈六合以中裂割八紘而半開於是對戢雄稜
俱停執馭盟高岸以斜指約中流而內據霜戈雪刃擁
雲陣以東歸火幟虹旗扶日輪而西去險隘瓜剖深沉
帶橫兩曜而寧休暈蝕重宵而未落攬槍晉魏周韓出
地表而共宗函谷燕齊楚越徹天涯而盡屬彭城池塹
彌堅人烟漸隔瘡痍詎息於餘畧兵甲俄循於舊跡孤
軍外鎖截南北於千城萬馬重來併華夷於一擲由是

霾陰再合霆霹交侵疆者功淺弱者機深空欲限溝洫
之迢遞閉關河之阻尋分地理而不分天理割波心而
不割人心及夫垓下之劔不還江上之師莫遏始知鳳
閣之難處徒想鴻溝之獨割至今京索之原古津空闊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九

謹案卷三十九第一頁後八行斷揚紆以為數刊
本楊訛陽紆訛紆按周禮職方氏其澤數曰楊
紆今據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王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一

四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九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

都邑

灞橋賦

以水雲輝映車騎繁雜為韻

唐

杜顏

灞橋賦
灞橋今經秦川之有餘裊裊紅橋兮代造舟之厥

初飛梁默以霞起綵柱擘其星舒九陌咸湊三條所如
連山疊翠而西轉羣樹分形而北踈電透孤棹雷奔衆
車白日南登望長安之如綺黃烟東睇見咸陽之為墟

杲杲初霽蕭蕭晚吹登隱者之翹車度將軍之獵騎日
既上已禊於洪源晚具遊宴咸出國門七葉衣冠憧憧
而遙度五侯車馬奕奕而騰軒鐘鼓既列絲竹亦繁秦
聲嘔哇楚舞叢雜帷幃紛其霧委羅紈靄以雷沓棹輕
舸之悠悠順清流之納納時憑倚以觀眺喜烟花之環
合爾其居人出祖連騎將分望曲澍之清路視遠天之
無雲紫沙兮皓晃綠樹兮氤氳莫不際此地而舉征袂
遙相望兮愴離羣明月生岑涼風度水聽鳧雁之悽慘

對苔蘋之霍靡或披襟以延佇獨掩涕而無已上臨烟
碕霞石相輝過客對兮憺忘歸下近巖逕林巒隱暎漁
人去兮恣誦詠獨遊子而俟時倦塵衣以嗟命

灞橋賦

以水雲暉映車
騎繁雜為韻

唐

王昌齡

聖人以美利利天下作舟車禹乃開鑿百川紆餘舟不
可以無水水不可以通輿遂各麗於所得非其安而不
居橫浮梁於極浦會有跡於通墟借如經綸淮海陶鼓
仁義藏用於密動物以智每因宜以制模則永代而取

寄伊津梁之不設信要荒之莫致思未濟於中流視安
危之如戲故可取於古今豈徒閱千乘與萬騎惟梁於
灞惟灞於源當秦地之衝口束東衢之走轅拖偃蹇以
橫曳若長虹之未翻隘騰逐而水激忽須臾而聽繁雖
曰其繁潰而不雜懷壁拔劍披離屯合當遊役之嗷嗷
自洪波之納納客有居於東陵者接行埃之餘氛薄暮
垂釣平明去耘傍連古木遠帶清瀆昏曉一望還如陣
雲乃臨川而嘆曰亡周霸秦舉目遺址前車覆軌不變

流水歎往事之誠非得茲橋之信美皇風不競佳氣常
依既東幸以清道每西臨以駐旂連袂挾轂烟闌雨飛
嗟乎此橋且悅明盛徒結網於川隅視雲霞之暉映聊
倚柱以歎息敢書橋以承命

河橋賦

以山河魏國寶為韻

唐

閻伯璣

壯三輔之雄極非魏國其伊那總魏國之繁隘非斯橋
而豈他條山左臨高嶂東連於渤海晉關右抱浮梁西
截於長河却頓鐵牛駭浮川之魍魎旁飛畫鷁驚入浪

之鼉鼉竹竿其維不虞於奔濤擘赫金鑠斯纜何懼於
層水皚峨川有梁兮闕聞於揭涉王在鎬兮有格於來
訛蓋取諸益其不謂何故馬卿之歎爾斯題請觀即事
尾生之溘焉守死夫奚足多豈比夫虹能象之不可以
來往鵲能填兮不可以經過若斯之利用吾賓薦之士
亦可歌頌諸侯之盛績樂王化之雍和爾其薄烟霏霏
初日杲杲遠之而望勢侔神造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
又似乎蓬萊之橫海島虛其內則用當於無疏其間則

屈而且抱憑險作固夾咽喉之重關用否而通連秦晉
之長道東西水滸義非待於秦求襟帶山河固可兼之
於魏寶爾其憧憧往還曳曳空間華柱上征殊馬援之
標界石臺中聳若鼇力之負山偉哉武侯時賞茲國况
天樞要作限通塞旁達無垠下臨不測舟形崎嶇似火
龍之飲川梁勢編絲疑海鵬之點翼其拯物也有來斯
適其濟時也遐方不亟非夫蓄巨川之運迴幹地之力
則何能掄梓材以當路臨要津而作式守此道也夫有

何極然而物有成規國有虛費信彼才之可取奚此橋之獨貴使夫期不日以獻珠連城而出魏

河橋賦

有序

唐皮日休

咸通癸巳歲日休遊河觀橋之利不楫而濟美其事著河橋賦其辭曰

西荒之外有崑崙山帝都之下豐隆在焉其表無際其高破天河漢極北昭回相連分其坎德遂有河源其出緜緜其流涓涓如帶是也濫觴信然始礪石以作注終

裂地以成川迨乎放勳之世重華之年其水懷山其波
浸天鼇怒則蹴翻五嶽鯨激則掉破百川迅復欻而似
曝湧湍瀆而若煎瀆地軸以摧矣爛天輪而缺然草木
則尾閭之外日月則沃焦之巔人民死而為介倮蟲化
而為蠃有桑不績有麻不田此則乘塏望萬里之淵且
夫天地之前有河生焉則盤石之神不能導而使歸海
朴父之力不能疏而使為川豈非元命未降抑自上玄
大聖未出大功未宣天之作矣抑有由焉於是堯之心

惻然惻然咨其四岳舉爾所賢天之元命不自於鯀雖作矣其功不全果殛於山其罪昭然天之元命降而自禹禹既作矣其功如天於是禹之心憂然勞然股既無胙過不入門以已為下以物為先既乘橈以即楫又隨山而濬川導自積石至於龍門裂崖峇以風響斬巖而晝昏破靈怪窟斷天地根分其注使不可潰修其流使不可吞然後千巖萬壑雷吼電奔扶逆流而並瀉入渤海以猶渾天下安流昏墊無憂禹功既大舜禪克

修其功也與天優優其績也與河悠悠兆庶既安九河如箭濁不可鑿崦不可見渦若驚風浪如狂電若此帝媯之世則其流也如絲如綫在昔典午之世也其君實良其臣孔臧念濟者之太勞乃致功而去航子產之濟也不足比克國之奏也胡可方於是督斤斧於梓匠下材幹於豫章造其舟也乃絙乃杠乃輿乃梁功既奪於利涉力可侔於巨防知禦鼃鼉者以妖為德聚魚鼈者以怪為祥觀其步高於空履險於深其形也若劔倚天

外其狀也若龍橫水心其高也若大虹之貫天風吹不
動其壯也若巨鼇之壓海浪泛不沉曙色霍開濟者相
排如川失水一物時來蹄響如雨車音若雷有賢有俊
有隸有臺有貧有窶有貨有財噫前王之道深有旨哉
在水則河橋曉濟在陸則四關盡開水之與陸一貫而
來所以大同其軌廣納其材豈梁之昉乎抑聞三代之
橋也不斤不斧不徒不杠以道為水以賢為梁濟民者
民不病溺濟世者世不頽網開之也通仁流義閉之也

關淫限荒夏之梁也曰湯殷之梁也曰昌周之梁也曰
旦漢之梁也曰光自漢之季國竊主折為水者以洚以
強及隋之世為梁者唐故能濟民於萬方同軌於八荒
是知河橋之義也可以獻於天王

河橋竹索賦

以誰謂河廣一
葦杭之為韻

唐
張仲素

大川不測以設險浮橋架迴以通達利乎濟也或溢解
乎難也無私以虛舟而易蕩屬激箭以相推吾見其梁
木斯壞安得稱大道甚夷肇彼謀者莫知其誰於是辦

修竿曳長靡侔可久以為慮將制動而咸資且也原始
要終授材度費徵十圍之巨收千古之貴費非難得用
之不既易危成安斯之所謂憑遠岸亘長河將好勁以
橫截或守柔以旁羅每自直以應用恒守節而居多檻
欄之勢舳艫之廣因大索以橫流俾羣材之攸仰皆恃
此以綰繫故不憂於板蕩徒謂其勁挺為質連延不一
或指遠岸以孤引或自中灘而對出苟易志而殊途亦
齊勞而共逸縱奔澌激射浮湍迅疾駭聲騰雷驚波湊

日雖前後之鼓怒終上下而駢比拔山之倫扛鼎之匹
雖則取之大壯抑亦執之或失豈不以順事安排故能
守乎元吉斯乃道濟行路功深模軌人有觀於投足物
寧憂於濡尾視絢索而久存亦何比於一葦况橋因索
而襲固索以橋而用長力雖參於索鐵繫或固於苞桑
恢益下之極致信為物之紀綱彼龜鼉虛構於溟海烏
鵲徒架於天潢惟衆人之攸利蓋有助於連航夫物有
小而可以屬詞材有小而足以濟時索因有條而不紊

人亦直道而用之儻要津以見假願盡力以維持

鞭石成橋賦

以秦皇舊跡至今尚存為韻

唐韋克

石雖至大兮水亦能受以水浮石兮其功難就何異術
之得中忽成橋於海右是必窮怪力極宇宙將觀光於
暘谷亦誇功於周舊在昔嬴氏八表初吞言巡日域遂
瞰海門感召初牽以表迴山之力峻增斯至皆呈見血
之痕誠陰陽之不測與天地而長存當其大駕臨流羣
官列位皇威赫其斯震巨石屹以前至豈惟韞玉皆符

投水之姿不俟造舟自叶濟川之利所以驅汗漫走嶙
峴架巨壑越通津始戔戔而聚轉忽蕩蕩而惟新岳立
星馳異成名於隕宋神符鬼助若受命於強秦故得勢
壓長源影分高浪似迫官刑之急如搆凌波之壯萬靈
却走藹朝景以先驅五色爭臨杳如虹之可望硨磲初
定崢嶸不讓烏鵲未足以比倫鼃鼃故難其想尚萬變
千化杳杳茫茫將持峻極以配靈長投跡皆因於水府
推功可謝於媧皇嗟乎代異人殊山空地寂邈矣前事

依然故跡對江海之上終感逝川在陵谷之中徒為怪
石則知帝王之道貴乎居深日月之異難可窺臨馳騁
固傷於至德亂神終歎於非今

萬里橋賦

以殊鄉絕邑行
役路偏為韻

唐陸肱

萬里兮蜀郡隨都二橋兮地角天隅相去而如乖夷貊
曾遊而只在寰區倚檻多懷結長悲而莫極憑川試望
思遠道以何殊昔者滄海朝宗岷山發跡期觀理水之
要若啓鑿穴之役逮夫東土為揚西邦曰益架長虹於

兩地客思迢迢浩積水於千秋江流脈脈宇宙緜緜今
古邈然結構應似途程甚偏將暫遊於楚岸欲經度於
巴川目斷波中過巫峰之十二心馳路半到荆門而五
千徒觀夫偃蹇東流崢嶸二邑揭華表以相效刻仙禽
而對立俄驚迴復潮生而夕月初明孰敢爭先帆去而
秋灘正急眇天末之殊方有人間兮異鄉顧盼而層陰
動色徘徊而浮柱生光飾丹牖以雖同彼臨淮海度軒
車而既易此對銅梁古來幾許行人曾遊此路跨綠岸

以長存俯清流而下注寧為駐足之所莫問傷心之故
復有逆旅傷情臨邛遠行壯宏製以靈轟壓洪流而砥
平家本江都羨波濤而自返身留蜀地偶萍梗以堪驚
沲迤歸遙飄流恨結之子去兮揚桂棹長卿還兮建龍
節既風月以相間固音塵之兩絕斯橋也可以濟巨川
之往來不可以攜手而相別

題橋賦

以望在雲霄居
然有異為韻

唐
李 遠

昔蜀郡之司馬相如指長安兮將離所居意氣而登橋

有感沉吟而命筆爰書儻並遷鶯將欲誇其名姓非乘
駟馬誓不還於里閭原夫別騎留連鄉心顧望銅梁杳
杳以橫翠錦水翩翩而逆浪徘徊浮柱之側睥睨長虹
之上神催下筆俄聞風雨之聲影落中流已動龍蛇之
狀觀者紛紛嗟其不羣染翰而含情自負揮毫而縱意
成文渥澤尚遙滴瀝空瞻於垂露翻飛未及離披且覩
其崩雲意以立誓無疑傳芳不朽人才既許其獨出富
貴應知其自有潛生矜蠻之心暗契縱橫之手於是名

垂要路價重仙橋離離迴出一一高標參差鳥跡之文
旁臨綵檻踴躍鵬搏之勢下視丹霄既而玉壘經過金
門寵異方陪侍從之列忽奉西南之使乘輶電逝於遐
方建節風生於舊地結構如故高低可記追尋往跡先
知今日之榮拂拭輕塵宛是昔時之字想夫危梁蘚剥
漬墨蟲穿長含氣象久滯風烟幾遭凡目之見嗤徒云
率爾終俟瓌姿之後至覺始昭然所謂題記數行寂寥
千載何捫管而無感如合符而中在警後進而慕前賢

亦丁寧而有待

日中為市賦

以日中而市易志所明為韻

唐闕名

曜靈正中交易必萃諒農皇之善制著噬嗑之明志蓋
取諸酌中以畫一用取夫定準於列四遂得販繒之子
候當午以爰來抱布之徒恐移躔而忽至於是旗亭滅
影賈旅協時睹稠人之並湊測端景以交期雜錯相酬
而豈畏日之將夕貿遷以退寧憂其室信遠而是前王
之所則實後代之攸資當夫相高以夸美言為市競駕

肩以求進爭掉舌而明旨貨聚於未映之標州處於逾
已之紀咸寸陰而時惜望兼贏以畫履衆寶麇至族蟻
同風當大明之方盛求善價以不窮葵藿未傾而靡僭
其候有無交鬻而允執厥中物各以時貨遷乃日瞻陽
烏之未盱索青蚨以競出質劑由是與行權賡於焉積
實則知日以中為政市以利為名不求端以取表奚立
法而作程俾居物致富之流心之有待方不盈不縮之
際時即可明景既惟恒人得其敘何遠珍之不至曷近

利之為阻賈用不售者當此之歸求之不得者於焉獲
所此乃時不差利同射亘五都之所共歷百王而不易
是以知日中為市之義豈空書於往籍

朝鮮賦

有序

明董越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予使朝鮮經行其地者月
餘凡山川風俗人情物態日有得於周覽諮詢者遇夜
輒以片楮記之納諸巾笥然得此遺彼者尚多竣事道
遼息肩公署者凡七日乃獲參訂於同事黃門王君漢

英所紀凡無聞使事者悉去之猶未能底於簡約意蓋主於直言敷事誠不自覺其辭之繁且蕪也賦曰

睠彼東國朝家外藩西限鴨江東接桑暎天池殆其南戶鞞鞞為其北門八道星分京畿獨尊翼以忠清慶尚黃海江原義取永安意在固垣平安地稍瘠薄全羅物最富繁其袤也道里二千延則加倍視古也國封三四今則獨存蓋惟不蹈前人之覆轍所以獨蒙昭代之深恩也詔許建邦自為聲教曰詩曰書視庠視校士窮則

辟蠹雕蟲宦達則搏鵬變豹農勤稼穡技習工巧官多
倣古俸則給田刑不以宮盜乃荷校貿遷一以粟布隨
居積以為贏用使盡禁金銀雖錙銖而亦較田賦以結
代畝牛耕四日者乃輸四斗之租士養以類定員身寄
二齋者皆食二時之稍官非三品綺繡不得文身民受
一廛禾麻則皆穿窬其最可道者國有八十之老則男
女皆錫燕以覃其恩子有三年之喪雖奴僕亦許行以
成其孝王都設歸厚之署儲棺槨以濟乎貧窮鄉飲嚴

揚解之文秩豆籩以戒其喧鬧婚媾謹乎媒妁子出再
醮者雖多學亦不得齒於士流門第最重簪纓世列兩
班者或匪夷則皆不為之禮貌至若家不許藏博具祭
則皆立家廟大夫乃祭三代士庶則止祖考此皆自箕
子而流其風韻而亦視中國為之則倣也凡為城郭皆
枕高山間出岡麓亦視灣環大者則聳飛飛之雉堞小
者亦雄屹屹之豹關蓋自義順而歷宣川其間雖有龍
虎熊骨之巒岿惟郭山更凌乎霄漢又自新安而渡大

定其山雖有天馬鳳頭之巢業而安州又倚乎潺湲郡
肅川而邑順安勢皆不於原野樓肅寧而館安定地乃
稍就寬間惟彼西京地最夷曠隨勢命名是曰平壤爰
自有國已高築臨水之維城曾幾何時又近移北山之
疊嶂也自餘諸州壤多燥赤間有黃壤亦雜沙石惟此
近郭土則黏埴形存畎澮溝塗樹宜禾麻菽麥厥草乃
庶厥木乃喬業有鳴蜩草有秀萋錦繡峰遠接龍山之
兀兀浮碧樓下瞰涓水之滔滔麒麟尚餘乎石窟駝羊

半棄於山腰殿餘故址松偃危橋慨往事之莫留如見
睨之聿消孔庭設像皆冕而裳亦有青衿濟濟道旁軟
羅巾幘帶飄且揚皮革鞞履底尖而方候則鞠躬進則
趨蹌東有箕祠禮設木主題曰朝鮮後代始祖蓋尊檀
君為其建邦啟土宜以箕子為其繼世傳緒也墓在兔
山維城乾隅有兩翁仲如唐巾裾點以爛斑之苔蘚如
衣錦繡之文襦左右列以跪乳之石羊碑碣馱以昂首
之龜趺為圓亭以設拜位累亂石以為庭除此則其報

本之意雖隆而備物之禮亦疏也大同既渡山漸崔嵬
生陽載臨路更迂迴遺營壘於松陰若古塚之纍纍望
波濤於海上識洪量之恢恢成佛雄關棄石磊磊北接
慈悲南臨渤海在前元則畫此為界至國朝乃示以無
外也延津劔水鳳山龍泉環翠翬飛蔥秀雲連寶山瑞
騰金巖溜穿聖居松嶽天魔朴淵開城戾止留都在焉
有威鳳遺基棄乎北麓有蟠龍舊隴出乎東阡蟄神物
於靈湫掛瀑布於長川閭閻萬井禾稼百廛官署亦限

堂屬之尊卑廟學亦嚴像設於聖賢芹浮香於泮水芸
辟蠹於遺編春風酒旆夜月管絃其民物庶蕃固非諸
州之可儼而風氣固密亦非西京之可肩蓋王氏王此
者踰四百年至瑤昏迷始權知國事於李氏而名高麗
統此者易三四姓及旦得國乃請復舊號於朝鮮也臨
津濟渡坡州爰止遙瞻漢城高騰佳氣乃經碧蹄乃躡
宏濟是為王京屹立東鄙奠以三角之嵯峨蔭以萬松
之蒼翠北聯千仞勢豈止壓千軍西望一關路止可容

一騎山圍郭外矯然翔鳳之覽輝沙積松根皜乎積雪
之初霽慕華館設於坤麓崇禮門正乎離位一以憇周
爰之皇華一以迓會同之文軌詔至也王則袞冕郊迎
臣則簪裾鵠侍巷陌盡為耄倪所擁塞樓臺盡為文繡
所衣被樂聲也若緩以擘篋設也亦華以麗沈檀噴曉
日之烟霧桃李豔東風之羅綺駢闐動車馬之音曼衍
出魚龍之戲鰲戴山擁蓬瀛海日猿抱子飲巫山峽水
翻筋斗不數相國之熊嘶長風何有鹽車之驥沿百索

輕若凌波仙子躡獨趨驚見跳梁山鬼飾獅象盡蒙解
駁之馬皮舞鵷鷺更簇參差之雉尾蓋自黃海西京兩
見其陳率舞而皆不若此之善且美也太平有館鐘鼓
有樓侂侂國中言言道周以燕以息以遨以遊卧榻則
環以八面幃屏踈簾則加以半捲香鈎雞鳴則候問安
之使騎出則明夾道之騶有緝御以給使令有楮墨以
供倡酬蓋敬主必及乎使而為禮不得不優也宮室之
制與華亦同其塗皆丹其覆皆甌門三重則設杯螺之

焜耀殿居中乃有琉璃之青蔥堂祀嚴七級之等差綺
疏準八牕之玲瓏或限隔以高山則別構乎離宮大抵
皆不擇乎平曠以為基而惟視氣勢以為雄也詔至殿
庭王則偃僂世子陪臣左右夾輔展軒縣於階墀列障
幕於庭宇仗齊一於干鹵樂作止於祝啟齊三聲於虎
拜嵩呼率兩班於鳳儀獸舞雖音聲之不可通而禮儀
亦在所取闕庭既撤賜物亦予乃敘東西乃分賓主方
交拜以成禮遂假譯以傳語謂藩垣實小國之所宜而

渙汗辱洪恩之覃溥罄涓埃而莫報雖隕越其何補惟
日歌天保之周詩冀遙祝日升之皇祐載詠隰桑之喜
見載講春秋之禮序謂列國皆先乎王人矧清光日近
乎當宁也邪門廡殿庭皆蹈以席賓主座分則加以襲
彼章數則蚪並偃而戢鱗此織文則鳳雙飛而展翼食
器也間用金銀銅瓷品物也率多海陸珍竒主獻賓一
以華禮賓酢主亦用燕儀羅蜜餌數至五重潔盤堆大
可尺圍每器皆範銀銅為闌干而綴以綠珠之絡索其

上皆翦羅綺為花葉而舞以綵鳳之襪襪豆籩取美觀
瞻則以前大後小為序陳列取宜嚮背則以外高內低
為差間肴羞以糝食雜醢醢以醬醢酒則醞釀以杭雖
從事之出青州者殆未能與之優劣色香溢擘而督郵
之出平原者遠不敢望其藩籬案排一字中覆以綃左
右翼三皆陳餼牢近坐一筵俟即席王乃自舉克盤諸
餼遇當割臣必親操示特殺則牲皆獻心取肥甘則腸
三實膏續獻則先同姓封君次乃以及政府六曹湯一

進必以五椀為數器累疊不以盈尺為高几案不容則
徹於蹈藉之席腥膻既飫乃進以澗沚之毛從官皆鵠
侍於中外閹譯則俯伏於周遭蓋三燕太平也禮皆同
而文不殺一燕仁政也誠益至而力益勞比予竣事東
歸遄車言邁王則先出慕華列燕以待語益丁寧而不
厭禮益勤劬而匪懈荷脩爵之無算辱善言之至再至
誦軻書之重內繆許予黨為皆能及引晏子之贈言自
慊其才之不逮意蓋將贈予以詩句惜不為予黨所解

也乃若山川道里決月所經風物人情五日所得雖不
具知亦頗記憶成均國學負山枕涯前後殿堂左右庭
階官有大小司成徒有上下寄齋西京所不能擬開城
所不能偕則在乎祭不像設以瀆亂徒有進造為朋儕
也畿內之景漢江為勝樓高礙雲水碧浮鏡渡有楊花
物亦繁盛萃八道之運餉為一國之襟領最高亭俯瞰
長干百濟國接聯舊境予嘗為之放舟倚馬為一日之
遊彼亦自慶其樂事賞心出百年之幸也達巷通衢正

直無曲截然簷阿巋然華屋百家則出高牆以隔風火
每室皆穿北牖以避炎燠蓋其外皆分授於官而貧富
不得異制其內乃獲由已而結構惟其所欲也官府之
署制亦不殊皆有堂寢皆飭廉隅樓翼欄楯梁冒侏儒
館傳壁間盡塗以水墨不工之畫戶牖合處皆寫以混
沌初分之圖此則未必盡然予但據所見而直書也貧
壁編篠索絢以完其上則覆以茅茨其空則塞以泥丸
有荆棘反出簷端者有棟宇僅如困盤者此比鳳凰雖

不足千仞之舉而視鷦鷯亦可託一枝之安也富則陶瓦皆甌而廡序之翼東西者棟反聳出於南北塗暨皆土而堂寢之位前後者容反低下於中間門則皆循東序之棟設梯以升必矩步乃可達於堂寢地則皆畏下濕之沾鋪板以隔若跌坐則皆藉以茅菅所不可曉者家不豢豕蔬不設樊引重則惟見牛馬芻牧絕不見羊獮鮮食則蹄筌山海蔬茹則采掇江灣有至老村民而不一沾豕味者有偶沾燕賜而即夢踏菜園者與夫貧

則皆葬山椒貴乃卜宅郊原此皆出殊方異俗而不必
深考細論也人露總環以分貴賤童留胎髮不間後先
有甫孩提而髮已垂肩者有歲六七而角總壯然者揆
其留固以遺體當重欲其露所以戴弁皆前也民戴草
帽領皆垂珠頂或圓方色皆黑驢輿阜則穿四葉青衫
頂加插羽傭人則衣數重麻布步曳長裾惡誼譁則銜
枚道路止衝突則曳杖庭除屨制以皮雖泥行亦所不
恤襪縛以袴縱水涉亦所不拘衣皆素白而布縷多麤

裳則離披而襞積亦疏背有負則且俯且行有如龜曝
尊有命則且蹲且進有若鳧趨人必三八乃舉一輿行
不一舍又易百夫蓋於重皆不能以肩任宜於此皆以
手舉扶也女鬢掩耳不見佩璫首戴白圈直壓眉眶富
貴者而乃蔽以黑繒貧賤者脛不掩於素裳有位而尊
乃許乘輿出入無位雖富止許約馬超驥韞履布韋足
皆縱而不束衣襦布帛袖則闊而不長上衣則皆過膝
下裳則皆垂堂卑見尊亦以蹲踞為禮賤有事則以首

戴為常有頂盃水而手不扶匡者有戴斛米而步亦趨
蹌者此則自所見而畧陳其未見則莫得而詳也若夫
所謂川浴同男郵役皆孀始則甚駭於傳聞今則乃知
已更張豈亦以聖化之所沾濡有如漢廣之不可方也
歟禽多雉鳩雀鷓獸多麋鹿麇麇錯則昆布海衣蠺房
車螯魚則錦紋飴項重脣八稍鯉鯽隨川澤皆可以操
鶴雀在庭院多見有巢似蛤決明味獨甘於海錯如拳
紫蕨美獨勝於山肴至若異產川陸分馥蘭皋則有筆

管酸漿紫芹白蒿水蓼之芽當歸之苗松膚之餌山參
之饀皆可為菹皆以薦醪果則梨栗棗柿榛松杏桃柑
橘梅李石榴葡萄皮則虎豹麋鹿狐貉貓貂取以為文
茵重裘矢服弓橐花則薔薇躑躅芍藥牡丹醑醱丁香
雀眉山礬二月方中櫻桃盡放季春未晦郁李皆殘草
多蒼蔚蒙茸樹多輪困屈蟠亦有老松其堅如柏人取
為明脂亦不滴花香者一經春皆採子結者必隔年乃
食小者盡以駕溪澗之橋大者乃以柱廟堂之石此則

其種類不同而為用亦各有適也五金莫究所產最多者銅五色各隨所用所禁者紅五味則醯醬為多五聲則音韻莫通為志所稱者狼尾之筆為武所尚者樺皮之弓布織以麻而以苧名者蓋出傳聞之誤紙造以楮而以繭認者以其搗練之工布之精以細密如穀紙所貴在捲束如筒傳油則可禦雨連幅則可障風乃若所謂男子巾幘如唐今則非昔果下之馬亦無三尺惟有五葉之葎滿花之席歲貢闕庭時供上國百二十年來

其蒙晉接之駢蕃雖曰本乎聖明之所錫而亦由其琛
贄之絡繹也嗟夫六義有賦惟取直陳浹月經行詎得
其真矧予以韞線之菲才不異乎滄海之織鱗乃能運
筆端之造化寫六合之同春惟不敢厚誣於見聞或庶
幾不媿於諮詢

交南賦

有序

明 湛若水

予奉命往封安南國王
明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
明年正月十七日始達其國
覩民物風俗黠陋無足異者

怪往時相傳過實託三神叅訂而卒歸之於常作文南
賦

皇穹極乎無朕兮廓空窿而罔象厚壤淵其莫測兮又
塊北而無垠爰上下乎中土兮中氣聚其曰人由四漸
而四荒兮極泱莽乎禽獸草木而為鄰維中氣以風之
又漸兮聖神肇乎盤古降皇皇而帝帝分哲王以之疆
理乎中土列四方而五服兮薄四海又建長而以五森
內夏而外夷兮析要荒以為度帝曰南之荒裔兮疇分

野而代工南翼軫而朱鳥兮帝炎帝而神祝融宵乎皇
后君之攸治兮曰火仙而徵龍燭九陰於赤水兮覲馮
夷之幽宮昔陶唐之咨命兮義叔南宅乎交趾庸均秩
乎南訛兮亦暨時之與事季德涼而莫遐兮荒忽以之
自異維彼交之叢爾兮北五管而越南裔際尉陀之七
郡兮漢九郡而同置憑都盧於天末兮望越裳乎海際
南迤邐兮占不勞西聯屬兮滇滇之尾派諸葛之渡瀘
兮州炎劉之經始李唐承乎厥後兮恢都護之府治昔

炎氏之方殷兮泛海外之樓船二女蘖乎中葉兮蕙苙
用惑夫馬援屹銅柱之磷磷兮厭橈槍乎南天彼高氏
之定交兮建石塔之巋然胡律萃乎橋市兮立富良之
江埏彼爾黠曰炎均兮冒耳聃之仍雲維公蘊之肇緒
兮紹八葉以斯君京用篡而易位兮附胡公之遠孫和
叔後其曰黎兮亦攘之於累傳昔少皞之方衰兮九黎
擾而亂德北正黎之司地而屬民兮羌始受之顛頊彼
三苗以效尤兮陶唐亦復乎貞則皇混一以為家兮亘

地載而天覆一正朔以同文兮又同軌而輻輳物土方
之包匭兮則九載而三秦厥易世而來王兮叩天王而
庭受析圭玉乎上方兮球弁旒而七綴鞶凌波以赤舄
兮帶靈犀之與玉珮乘龍節於雲亭兮將天語於揚對
帝曰疇咨若時余其以兮疇專對而學詩謬曰予之顛
蒙兮之四方其以宜班麟服其曄曄兮疇予珮之陸離
帶飛霞之弱弱兮冠切雲之巍巍書余紳以忠信兮申
篤敬而行之悵世途兮曲蘗又修阻兮嶮巖羌跋躑兮

淮泗迺笑歌兮江湄望南極於嶺嶠兮馮炎飈而長歎
徘徊蒼梧之墟兮捐重華而聯翩西遙睇乎桂湘兮見
二妃之嬋娟眺崑崙而容與兮憩舒笑乎籌邊歲月經
於五管兮青牛服乎南關凱風薰而迎余兮余因以寄
興於五絃攀南巢而盤桓兮睹鳳鳥之翩躚始問道兮
諒山孰鳳眼兮七源晞晴曛於坡壘兮濯北蛾之清湍
朝曦發乎不博兮度卜鄰而僕山步飛空於風磴兮遐
縹緲乎雲巔懸巖崖兮淵際設鳥道兮側旋或深入兮

厚土又上登兮高天鬱山林之險隘兮川屈詰而纏緜
暮虎豹之蜿蜿兮朝蝮蛇之蜒蜒過丕禮而昌河兮渡
市橋而呂瑰余息徒而班班炎均遙遙以斯迎兮渡富
良兮洄灣曰余中華之子族兮家增城之九重從遊帝
之玄圃兮閒逍遙乎閬風初離郡之豫章兮嘉厥名曰
清源派炎漢之司農兮居余都兮甘泉依雲母兮高嶺
邇安期兮左鄰處太一之穹廬兮抱羅浮之飛雲承帝
歌之皇華兮兼咨諏乎炎德汎淫遊乎方外兮觀泱泱

之無極歲攝提之癸酉兮斗杓忽其東捩火輪躔乎娵
訾兮魄下弦之次夕蹇余渡以王舟兮亦黝黃而丹堊
紛龍舟其後先兮沓蛟人而裸涉臙百橈以象刀兮扶
黑橈而刃白夫惟寓藝夫水戰兮或因用以刺擊肆迎
拜於厥明兮瀕祥壽之別殿入修門其大興兮見廣文
之顏扁臨炎官之窈窕兮祝融蹕而東轉依南風以弭
節兮睇天使之離館炎均俯候於朝元兮肅敬天之北
面儼百辟以皇皇兮奔重侯之款款陳黃幄兮月殿時

六龍兮臨下虹橋渡而未雲兮又鵲橋而參伍聆天書
乎洪音兮伏羣黎於下土時中律之太簇兮洪鐘寂而
不作置鳴鳳之懈管兮擊靈鼉之高鼓應河鼓之磅礴
兮屢天吳之蹈舞夜叉奮其怒臂兮裸豎挺而前杜開
廣宴於勤政兮崇余東之席端珍羞蟲鰕兮太牢別陳
椰蓆敷重兮下地登土偶兮簇盤柜救雜俎兮遠苾芬
嗚呼廣樂兮茂棄大呂跳梁舞蹈兮弗事干羽登庸瓦
缶兮捐謝鼎俎時斗杓之孟陬兮列青梅之碧彈累杯

盤之狼籍兮瓜亦先期以為獻奏夷樂於殿上兮鼓譟
雜進而零亂列雄虺以為陣兮又沐猴而加冠曰而重
黎其苗裔兮實乃祖之司農也曷不返乎初服兮乃祝
髮而脫屣也數余闖其度關兮實孟陬之中適嗟陽候
之迴絕兮茁芋苗乎三尺農告畢而苗離離兮鷺亦以
之藏色望炎火之千里兮臨回風而就炙盼仙果以舒
懷兮丹實纍其枝碧傾都人以雜觀兮士女不分而塞
途悉鞠躬而加額兮恒首下而尻高儒戴冠而伏迎兮

交大指而跣跣見梟揚之拂拂兮被髮走而迅徂肅龍
節兮啟行前指南兮先路駕象輿兮太一使風伯兮為
之御蹇雲霓以為梁兮先朱雀而向道攬蒼龍而左騶
兮繫右駢乎白虎騎箕尾之瀏瀏兮乘燭龍而先後掣
日旌之輝煌兮填雷鼓之轟轟閃雲旗之委蛇兮參星
軺之鏘鏘飄風裊裊兮朝霞纓舉風袂兮揚揚右余參
之以蓐收兮左攜拉乎勾芒厭旄頭以無光兮曳鷄尾
之閭閭擊木星以節行兮披鶴氅而荷戈兵銜枚以無

言兮挾天弧而誰何伏萬矢於林中兮一夫呼而衆呀
設丹幄於羣館兮雲帔具而不移羅銷金之蕙帳兮綴
五綵之流蘇坐沉香兮氤氳列絳帷兮纏纏或高歌以
擊壺兮滌陶硯於天池山鬼下兮吹燈招木客兮題詩
重侯珮玉兮進羞儼禮神兮益卑貴者冠兮跣途餐席
地兮趺居咨由余於戎方兮訪有吳之季子紛被髮而
冠纓兮胡觀樂乎大方而與之論詩旨懸鞞韉兮縹緲
乘風雲兮步虛眺有娥之嫺女兮覲蒙山之都姝羗雪

白而漆黑兮亦蛾眉而曼膚上衣古而過髡兮又罔裳
而重襦袖飄飄其仍風兮跣雙足而泥塗資珍鬣以弗
售兮齒黝黝而牙齜仍葛洪之丹砂兮將博訪乎勾漏
逢鮑靚於南海兮余亦與之幽遘觀民居之鳥翼兮恒
居高而簷低方甍瓦而銳下兮槩厥形如短圭爰乘葺
而平敷兮象鱗鱗其魚魚豈水族相感而則然兮乃厥
類而象諸鳥翼堂而里置兮日中市於墟落環四面以
施榻兮中市官而均權國無馬之千乘兮又何擇乎驥

與駘曰國君之稱富也又曷數以為對兵裸以靡甲兮
亦焉用夫犀兕豈厥家之罔藏兮恐其德之未改木寄
生之纍纍兮亦既繁而未萎藉若人之福威兮不再世
而貽殆炎均貺予以菲芷兮又蕙蘭之旖旎余辭以帝
之紉襟兮有縣圃之芳靄又重余以椒苓兮曰余襟之
難改余受閭風之續紛兮兼月殿之茵桂慨有職乎咨
詢兮雖草木鳥獸而莫予讀或申申而問俗兮恐邦人
之予給招朱鳥兮七宿分南野而司天乃靈哲夫天飛

兮盍於余而具陳鳥恍惚而夕降兮曰余不習乎世言
交三趾而作篆兮庶余意之或宣曰普天兮殊方迴風
氣兮不同俯南極兮地下仰南斗兮天中規燬度兮鶉
尾天地罔肅兮涼風爰又戾兮玄枵澤不腹堅兮溶融
馮碧雞兮右掖接烏衣兮鄰邦服余華蟲兮乘駕鷲跨
鴻鵠兮鳴天雞振鷺吾其潔修兮海鷗嗒乎忘機疾黃
鳥之讒巧兮鳩癡黠而攘棲雉胡臻化蜃而呈樓兮鱗
聲霹靂而震怒鸚鵡慧而訴寒兮翡翠胡喪質於竒羽

彼紛紛乎斗筭兮亦馬足以多數奮九萬於溟溟兮鷗
鵬翼其垂天紛有鳥而九頭兮雀蛤胡感而化遷鷓鴣
鳴而草芳兮天虹藏而不雪隨陽憎乎冰泮兮布穀啼
於冬月曰邈邈乎皇穹之冥玄也昭昭乎博厚邇而不
可原也揖祝融之冥冥兮而南紀之專也紛總總其淵
陸兮盍悉余之昌言也曰維揚之末裔兮土亦殊乎塗
泥貢竒南以沉水兮又南金之與織綈橘柚包而莫致
兮丹荔遠而見遺駭鑄山兮為金又煮海兮以為鹽波

羅特乎彼岸兮安息以液而自殲豨具矢而捷射兮獸
帶甲而穿山麝藉香以為祟兮猩猩機踈乎能言探余
驪龍之頷珠兮又網海根之珊瑚珮明月乎南海兮拂
若木於明都獸為舞而銜戈兮蓬萊浮海而負鼈射工
巧而俟影兮巴蛇吞象而吐哺又九首吞人兮天吳怒
號犀胡靈兮而厥角通天象奚知兮而委齒自埋乎遠
郊有儵忽兮玄蚪負黃熊兮出遊眺西皇之青鳥兮見
王喬之雙鳧恍海若兮夜出水妃偕兮朋邀胡馮夷兮

娶婦諒佳期兮好速何海上之居人兮頭宵飛而海食
晨則返而完歸兮又追隨於往夕歌曰二神僑詭誕慌
惚兮懵乎余狐疑助莫決兮騎彼箕尾揖傳說兮天路
漫漫何修越兮昔義氏之宅交兮化為神於日馭曰南
訛以平秩兮就余訂以一語依朝曦而折衷兮庶決吾
之猶豫曰物之生顛玄趾基一體齊氣孰首飛之斷永
不續孰能彌之補天有石誰能治之鼈足立極孰睹裁
之象能埋牙誰親掘之無爪無角誰與插之馮夷娶婦

匪形安協水仙有宮胡身業之鵬翼垂天誰能運之扶
搖而起擊水三千孰其刃之有鳥九頭孰啄食之惟天
一本誰參析之虺毒一足誰附益之天地之常傳物有
極日月曜靈風動雷析動植潛飛咸識其職百家九流
荒唐莫測爰有典謨聖人作式厥民析因鳥獸孳草過
此則非吾之所識於時日車就駕引輓羲和朱明離離
扶桑參差炎均擊鼓且笑且歌乃臨橋梁送余於河恍
乎忽忽若夢南柯載歌日中氣磅礴山川繆兮蠓蜒糾

隔離中州兮常而不常怪詭幽兮不常而常三光周兮
聖人耀德文明流兮海波不揚庶徵休兮結余忠兮為
軸又揆信兮以為路乘余敬兮於堪輿廓自得而容與
兮余因以從容乎周道觀八極之無窮兮浮遊馳騁乎
宇宙而上下聊反觀而知天兮迢逍遙於閉戶迺旋氛
旄之班班兮攬霓旗之翕翕掣搖搖之雲旌兮叫帝閭
乎閭闔入鈞天兮紫微聞廣樂兮九合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